



榮譽院士辛世文教授講辭

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第九屆頒授榮譽院士的日子。本屆同膺此銜的人士，過去在不同的領域，以不同的方式，參與及支持中大的發展。今天獲此項殊榮，我謹代表各人，向大學表示衷心的感謝。

我是中文大學第三屆畢業生，一九六二至六六年就讀農圃道新亞書院。歲月飛逝，轉眼半個世紀。去年十一月，與同班同學重聚香江，一同探訪農圃道書院舊址。重訪禮堂，圖書館及實驗室時，錢穆、唐君毅、吳俊升諸位先生，系中師長及昔日同窗的影像及往事，重現腦海，歷歷在目。近五十年了，為什麼記憶還這麼深刻清晰？

我想因為六十年代在新亞書院就讀時，校舍不大，學生只有數百，而我班同學，只有十五人，在這個緊密的社團中，四年朝夕相處，師生間培養了深厚的友誼及感情。此外，相信亦深受早期新亞書院艱苦辦學精神所感染。在美國二十五年求學及做事，尤其在威斯康辛寒冬堅持的日子，回想起來，這份書院教育及經驗，很大程度上亦提供了關鍵的支援。近年參與籌辦新成立的善衡書院，令我對書院理念，更為認識與認同。

中國傳統書院，上溯唐末五代，千年以前，書院多由私人創立，置田建房，廣收圖書，聚徒講學。既注重師生質疑問難，解說辯論，亦着重處事接物之要，及品性的培育。師生關係，和諧融洽。而英倫牛津劍橋書院，亦有七、八百年歷史，院內師生居息一堂，談天論道，通過提供導修及個別關注，培養人才，以模鑄性格為主。但書院教育，後期被批評為「無裨實用」。近代西方大學，趨向專化，重實學，分科及專業精細。但授課傳業，以講堂授課為主，少時間及機會與學生作課題外交流，師生因而疏離，教育與生活，漸斷為二。

中文大學自一九六三年成立，四十多年來，已發展成一所響譽國際的研究型綜合大學。校內共分八個學院及研究院，分科及專業精細，達一百一十六個本科主修及副修課程，主要通過課堂授課。但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，雖在日益增強的專業化及市場化壓力下，仍重通識教育，專精以外，亦兼顧學生的通博。此外，更為獨特的，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度。大學最初由崇基、新亞、聯合（後加入逸夫書院）組成。四十多年來，一直堅持採取書院制度。近年來為籌備重返四年學制，更增設五所新書院，其中有些小型書院，只收三百至六百學生，採全宿共膳模式。九間書院，各具理念及特色，供同學選擇，亦進一步鞏固了書院制度。因此，括而言之，中文大學既採取現代大學的分科精細的專業教育模式，為學生未來就業作準備，亦輔以書院育人為本的教育理念，在學生品格、處事、接物及生活上作全人的培育。在生活步伐愈促，分工更精專而疏離的未來社會，我覺得書院教育將更顯價值。但施行書院制度，需額外投放巨大財力、物力及人力資源，我對母校堅持書院制度及通識教育，因而感到驕傲，亦如各位大學同人，願盡棉力支持。



中大佔地一百三十四公頃，由昔日的光禿山嶺，至現在的一百五十四座校舍建築物，分佈在青蔥翠綠的山中，遙望吐露港，有山城之譽。而超過二萬名師生，置身其中，為學授業，追求卓越。我期望中大人珍惜這個人傑地靈的山城書院制大學，共同努力，締造一個山中傳奇。